

# 班主任

短篇小说集

班 主 任

短篇小说集

吉林大学中文系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99,000字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书号：10091·702 定价：0.58元

BC34-172

## 目 录

|               |          |
|---------------|----------|
| 心声.....       | 萧育轩(1)   |
| 班主任.....      | 刘心武(47)  |
| 高洁的青松.....    | 王宗汉(76)  |
| 命运.....       | 曹鸿骞(103) |
| 献身.....       | 陆文夫(119) |
| 灵魂的搏斗.....    | 吴 强(144) |
| 最宝贵的.....     | 王 蒙(167) |
| “不称心”的姐夫..... | 关庚寅(173) |
| 复婚.....       | 舒 展(193) |
| 伤痕.....       | 卢新华(204) |
| 姻缘.....       | 孔捷生(219) |
| 爱情的位置.....    | 刘心武(240) |
| 神圣的使命.....    | 王亚平(268) |

# 心 声

萧 育 轩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一个平常的日子。

下午，地委书记李为民同志，亲自给电厂党委书记梅雪玉打来电话，告诉她：明天凌晨，国家将在我区进行一项重大的科学实验活动——“东方红—9”。为了确保这一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电厂要千方百计保证机组安全发电。梅雪玉撂下听筒后，顿时感到心里沉甸甸的，觉得担子光荣而沉重。这在平时，只需上下发动一下，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就能圆满完成任务。可是眼前，一台炉子在几个月前放爆，至今尚未修复；另台机组，正在进行大修，剩下的就只有单机单炉运行发电了。但梅雪玉没有叫一声困难。她马上召集常委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研究对策。时间万分紧迫，她建议常委们分头下去，分别发动，坐阵车间，协助指挥。分管政工的副书记林江，正在为原定明天上午召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大会”准备材料，眼看批判会要延迟召开，他似乎有点儿不高兴，但最后却又主动要求去抓锅炉

车间，戴上帽子就急匆匆走了。

整个发电厂都火急火燎地动员起来。

梅雪玉来到了自己分管的运行车间。她首先召开了车间动员大会，把国家这项科研活动的重大意义，向工人群众讲明。一定要确保安全送电；稍有疏忽纰漏，不仅将使国家蒙受损失，而且还要产生很坏的政治影响，损害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际声誉。她特别提醒大家，即将开始的战斗，决不是一般的生产仗，首先是一场政治仗。我们面临许多困难，必须发扬工人阶级的硬骨头精神，同心协力打好这一仗。工人群众一听说这个消息，个个兴高采烈。是的，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汗水浇灌着祖国四个现代化的鲜花更感到高兴的呢？他们向党委保证，一定排除万难，夺取胜利，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会后，她又把车间干部和技术人员留下来，摸了一下机组运行情况，拟订了有关安全措施。这样，梅雪玉心里才稍微感到踏实些。她拖着沉重的脚步，从车间里走了出来。

群山，不知什么时候罩上了一层浓重的暮霭。夜风起了，呼呼地叫唤着。一轮明月，泛着清冷的光。在这群山重叠的山区，初夏的夜晚仍然寒气袭人。梅雪玉忙了一下午，这时经冷风一吹，才感到又冷又饿，那个一贯和她“对着干”的胃，又在隐隐作痛了。她加快脚步，打算先回家吃顿热饭，喝点药水，然后再开始晚上紧张的工作。但是，当她经过办公大楼，看到夜间值班室的窗子还黑着，不禁眉头紧蹙，脚步又停下来。

“这个周小梅，怎么搞的！这时候还没上班。”她不觉

脱口而出，向夜间值班室小跑过去。

夜间值班室里黑黝黝的，不见周小梅的影子。梅雪玉打开灯，马上拿起电话，通知全厂各个车间、场所：她今晚在夜间值班室值班，请他们每隔一小时，汇报一下机组运行情况。

看样子，回家是不行了。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又冷又硬的馒头，啃了起来。

过了些时，周小梅挟着一叠稿纸，慢吞吞地走进来了。这是一个二十五六岁、刚跨出校门不久的年轻姑娘，是党委副书记林江主持工作时突击提拔的生产技术科科长。她大方、泼辣，照林江的话来说，是一个“有棱有角”，“不会做奴隶，只会当主人”的“大有作为的青年接班人”。然而梅雪玉进厂后，却经常感到：小梅要担当起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的全部生产技术的领导工作，似乎还太嫩了点。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似乎愈年轻愈能干得好领导工作，梅雪玉不相信这些宣扬“天才论”的鬼话。她想：经验和才干，只有从长期实践中得来。但她也清楚地知道：班，总是要传给年轻人的，只要苗好根正，自己就应尽心培养。周小梅的父亲周师傅，也多次恳切嘱咐自己：“梅书记啊，看在我这个三代做工的老工人面上，费你心帮助我家小梅吧！她现在是派性糊住了眼，林贵财给她灌了迷魂汤，她就忘记了祖宗三代。”党的需要，老工人的嘱托，使梅雪玉更加意识到自己对年轻人的责任，一定要按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言传身带，把小梅引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就说这夜间值班吧，她也有意把小梅和自己安排在一块。可是，最

近周小梅对女书记的态度，却似乎有些令人捉摸不定。她一见到梅雪玉，不是故意回避，就是唯唯诺诺。这和她平时的性格是很不协调的。梅雪玉感到，小梅一定有什么苦恼。现在一见周小梅，她就严肃地批评着说：“小梅，怎么迟到了？你不知道今晚我们打的是场硬仗？”

“我……”小梅吞吞吐吐着，涨红了脸。

看到她那难过和歉意交织着的神色，梅雪玉不作声了。

周小梅一坐下来，就在桌上铺开稿纸，“沙沙”地写起来。刚写完一行字，“当”的一声丢下钢笔，烦躁地用手托着下巴，望着梅雪玉出神了。仿佛，她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女书记，并用审慎的目光，要从这位老干部身上，看出什么究竟来。

梅雪玉啃着馒头，喝着开水，望着小梅那神气儿，笑着说：“怎么？不认识我？看你这少魂失魄的样子！要写什么，就抓紧写吧，等一会我们就要到机房里去看一看。”说罢，她站起来，想瞧瞧她写些什么，为什么写不下去，好给她参谋参谋。

“别看！别看！”周小梅惊叫着，把身子伏在稿子上。

“啊！是给小厉写信吧？”梅雪玉笑着说，“是呀，是得给人家写封信赔礼道歉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人家了？小厉很好嘛！……不过没关系，年轻人嘛，说清楚了，不就完了？没那么多纠缠不清的！”

周小梅没说什么，偏着头，望着门外，怔怔地发愣。梅雪玉望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一会儿，小梅突然眼睛发亮，对梅雪玉莫名其妙地说：

“梅大姐，这个夜间值班室，我们把它撤销了吧？……不，今晚就造它的反！我去拿锤子把那牌牌砸烂！”

梅雪玉听到这冷不丁地蹦出来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夜间值班室，是她来厂后，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时，建议党委增设的。因为那时，她看到夜间生产秩序混乱，许多事故常常出在夜晚。为了加强夜间生产领导，经她建议，党委决定建立这个值班室，由党委常委和生产部门的领导轮流值班，处理夜间需要紧迫解决的问题，指挥夜间生产。

“小梅，这是常委决定的呀，好好儿的制度，为什么要取消？……”

梅雪玉的话还没说完，就象证实她的话似的，电话铃响开了。电话是从地委打来的。李为民要她汇报一下接受任务后，厂党委的活动情况和现在机组运行情况。梅雪玉简单明确地作了汇报。李为民很满意，并告诉她，今晚他是不会睡觉的，有事一定随时电话联系。话筒刚撂下，内线电话机又叮铃铃响起来。这次却是医务所那个婆婆妈妈的老医生。他也没有睡觉，就象知道这位女书记一定忘了服药似的，提醒她说：现在该服药了，并警告她：再这样下去，病治不好，他就要向上告状了。

小梅没有心思听梅雪玉说些什么，继续着自己那苦恼的思绪。当然，要说设立夜间值班室的好处，那还是很多的。譬如说，晚上事故少了；夜间生产秩序正常了；上级，甚至中央的重要指示，也能够及时传达全厂了……但是，但是呵，也正为这个夜间值班室，明天，明天……



“梅大姐，明天上午的批判会，还是照常开吧！……不然，不然……”小梅又没头没脑地蹦出了一句。

“啊！”梅雪玉轻轻地叫了一声，眼睛紧盯着小梅问：

“不然怎么办呢？小梅，说下去！”

“不然，不然……”小梅憋得满脸通红，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你这是用生产压革命！”

“嗨，好大的帽子！”下午常委会上，林江那不阴不阳的神态，马上跳入了梅雪玉的脑海。心里想：来得真快！梅雪玉的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到的微笑。她想了想，然后挨近小梅，象慈母对待不懂事的孩子一般，轻言细语地说：

“小梅，我们这次接受的任务，关系到祖国的尊严，八亿人民的声誉，这难道与政治无关吗？”

周小梅不作声了。

梅雪玉继续启发地说：“小梅，现在有人把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搞乱，故意对立起来，我们应该想想，这究竟是思想上的糊涂，还是别有用心！”

“这这……”周小梅皱着眉头，有些恼火。她再也沉不住气，大声说：“你呀你呀，就只知道生产，生产！……”

“生产，生产，难道搞社会主义可以不要生产吗？！”

梅雪玉有些激动了，站起来，踱了几步，然后停在窗前，两眼定定地望着窗外。窗外，北风发出尖厉的呼叫，掩住了那均匀的隆隆机声，把窗子叩得格格作响。良久，她象对小梅，也象对那狂叫的北风，激动地大声问道：“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一个共产党人，难道可以不知道生产，不关心生产，而自以为最革命吗？！”

周小梅无言以对了。说实在话，梅书记讲的道理，她是懂得的，内心也同意的。然而天底下确有这样的怪事：常常，梅书记给她讲的道理她懂得了，后来经林副书记一说，她又糊涂了。反之，在林副书记那儿听来的有板有眼的理论，经梅书记三言两语，却又把它送上了五里云端。天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小梅痛苦得双手捧起了头。

梅雪玉没有去惊动她。她知道这样的痛苦，常常是年轻人前进的起点。然而使她激动的是：透过周小梅这些不连贯的片言只语，联系近来厂里斗争的某些动向，她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东西。以前，她有所感觉，但还不十分清楚。难道她曾经花了很大气力试图去消弭的那股邪风恶浪，正在某个角落里酝酿着，就要突然袭来吗？钻进房内的北风，吹散了她满头花发。她双手伸向两鬓，从容地理了理，继续在房子里踱起步来。

这时，半年来，失去亲人的痛苦，走上新工作岗位的喜悦，斗争的艰难，一齐向她涌来……

## 二

梅雪玉的丈夫赵辉，是这个电厂的前任党委书记。由于少数人搞无政府主义，锅炉车间成为电厂生产的薄弱环节。赵辉到锅炉车间蹲点，跟班劳动。四个月前的某一天，他和周小梅的父亲周师傅一起，在一号炉消除设备缺陷。突然，震天动地的“轰隆”一声，好好运行的锅炉，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放爆。炉子炸毁了，也夺去了电厂工人群众爱戴的赵

书记的生命。赵辉头部被砸，当场死去。周师傅也受了重伤。梅雪玉那时在“五·七”干校，听到这个消息后，晕了过去。战友啊，三十多年来她最亲密的战友，就这样突然地永远离开了她！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电厂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苏醒过来的。只听到耳边传来小孙女的哭喊。她慢慢睁开眼来，只见孙女小莘，满脸泪水，站在眼前。抬起头来，又见李为民同志噙着泪花，他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手；接着，她看到了电厂无数工人、干部和家属，向自己投来闪烁着泪水和安慰的目光。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怎样处理。她强忍泪水，站起来，把孙女的眼泪擦掉，然后拉着她的手，向人们慢慢地、坚定地走去。她是一个坚强的人，知道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泪水救不活亲人。一切料理完毕，她本来只会带着悲伤和感激的心情离开电厂的。然而追悼会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却使她在悲伤和感激之外，又多添了一种情感——

那天晚上，她去看周师傅的伤。回家来，夜已很深了。当 she 从一间房子经过的时候，窗口冲出一股呷酒碰杯，笑声狂荡的声浪。她加快脚步，想尽快避开它。然而，窗户里一个鸭公似的沙哑嗓子发出的声音追上了她：

“赵辉不打自倒，死得好呀，来，战友们！干杯吧，干杯！”

接着是一阵碰杯和狂笑。

“死得好？就这样让他捞几个花圈，安安然然躺在骨灰盒里没事了？哼！没这么便宜的事！死了也要批，把李为民那个悼词翻过个来。”有人恨恨不已地说。

“死了的就算了吧，老林，我怕的是李为民那老家伙，又给你派一个活的赵辉来！”那鸭公喉咙忧心忡忡地说。

“怕什么！来了就打，打不倒就打跑，打不跑就打伤、打病……哈哈……”

梅雪玉内心充满了愤怒。她是双手捂着耳朵跑回来的。小莘见奶奶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浑身颤抖着，害怕得假着奶奶哭了。

“奶奶，你怎么呢？怎么呢？……”小莘哭喊着，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奶奶。

梅雪玉定定神，一手扒开小莘，迅速地收检行李，一边对小莘说：“孩子，我们现在就走！”

“我们不是说好了的，明天走吗？明天厂里还要用车子送我们。”小莘滚动着黑溜溜的眼睛，惊奇地望着奶奶。

“明天？等到明天，连你爷爷的骨灰也要被人家糟践！”

“啊？！”小莘吃惊了，“为什么？”

梅雪玉勉强克制住自己满腔悲愤说：“小莘，别问了，快去收拾东西吧。”

好在赵辉的行李很简单，一套铺盖，几件衣服，不到二十分钟就收拾好了。梅雪玉打电话把总务科管房子的老刘叫来，当面清点了赵辉生前所借用的家俱，然后挑着行李，走出门来。

“梅大姐，你这是到哪儿去呀？”老刘茫然失措，关切地问。

“老刘，谢谢你们！我要走了。”

“啊？怎么这么着急离开这儿呀？”

是呀，怎么要这么急急离开这里呢？离开这熟悉的住房，离开赵辉生前战斗多年的地方？她不觉回过头来，对它投以最后的一瞥。这是一间低矮的、用土坯筑起来的房子。她记得一九四九年南下，前来接管这个电厂的时候，她和赵辉就住在这里。后来，厂里的新宿舍建了一栋又一栋，总务科一次又一次地催他搬家，但他总是笑呵呵地对梅雪玉说：“雪玉，高楼大厦，让年轻人住去，我们还是守这个老窝窝舒坦。咱俩就在这土屋白头到老！……”想到这儿，梅雪玉不愿再看下去，再想下去了。她握了一下老刘的手，挑着行李，毅然抬步走了。

“这这……”老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慌乱了手脚。他先是去抢行李，而后只好赶紧向厂区跑去了。

火车起动了。千百个电厂工人和干部闻讯赶来后，见到的只是火车窗口上，一张清瘦的脸，一脑花白的头发，一只向他们挥动告别的手。

就在这时候，梅雪玉暗暗在心里发誓：她虽然想念这个地方和这儿的工人群众，但再也不愿意看见某些人的嘴脸，她将永远不到这个地方来了。

然而，生活能够完全按照我们自己当初的心意来安排吗？

梅雪玉回到干校后不久，又经历了她一生中最大的悲痛：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这是比失去亲人还更摧折心肝的悲痛呀！心，碎了；泪，流干了，除了悲痛和泪水，还用用什么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呢？那就是战斗！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敬爱的周总理以毕生精力捍卫和

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玷污和践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定要进行到底！梅雪玉把沾满泪水的周总理遗像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笔记本的第二页，写下了自己的誓言：

“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一生，应该象敬爱的周总理那样度过：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勤勤恳恳，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直到死后的骨灰，也要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永远和祖国、人民融为一体！”

当天晚上，她接到了地委通知，工作有新的安排，要她明天去地委报到。

第二天，她挑着行李，来到了地委。李为民同志用泪水迎接了她。两双泪眼，相对无言。后来，还是李为民先开了口：

“……唉，我们心里都难受……可是，斗争总还得继续下去呀……”

望着李为民深思、忧虑的神态，她关切地问：“斗争一定有新的困难吧？”

“不！”李为民摇了摇头，“比起总理生前的斗争来，我们所担负的，算得了什么呢？”他看了看梅雪玉，坐下来，双手枕着头，靠在椅子上，“当然，困难是有的。就说电厂吧，自从赵辉同志去世后，那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弄得我们地区工农业生产很被动。李为民又站起来，不安地踱着步。一会，象对梅雪玉，又象对自己：“……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电’可越来越重要了……是的，我们必须马上派一个同志到那里去……要物色个有魄力的同志，能顶住一切困难，……可谁去呢？……大家都望而生

畏，说那里是块顽石板……”

梅雪玉的心里翻腾着。意想不到的事眼看就要发生了。她不想听到李为民下面将要说的话，站起来，默默地把行李挑在肩上，望着他，两眼闪着坚毅的光，轻声说：“我这就走。”

“这这……”李为民望着梅雪玉，心里倒发慌了。

“我是铁牛角！”梅雪玉有点生气地说。

“那等我打个电话要部车子来。”

“这样，你就小看了经过‘五·七’干校锻炼出来的同志！”

梅雪玉挑着行李，又毅然地来到了电厂。电厂工人们用兴奋的泪花，迎接了这位挑着行李走来的老相识，新书记。恰巧赵辉生前住过的那间房子还空着，她就把行李往那儿一撂，开始了工作。

由于赵辉在这儿工作多年，她对发电厂并不陌生。然而经过几天的调查，无情的事实摆在她面前：一切都被林江搞乱了。对党忠心、富有经验的干部被打下去，换上了他的“亲密战友”。文化大革命中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规章制度，也被扣上“管、卡、压”的帽子，取消了。这时，她才明白人们叫电厂为“顽石板”的真正含义。她懂得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更没忘记离开这里的当晚听来的话。于是，她横下一条心，顶住报纸上那些大块文章的压力，在地委书记李为民同志支持下，坚持党的团结胜利的方针，开展了党委一班人的整风，揪出并批斗了几个专搞打砸抢和无政府主义的刑事犯罪分子。无产阶级的正气上升了，资产阶级歪风

邪气下降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也开展起来了。好在她原来搞过工业，对电业部门的工作粗知一二，因此抓起经营管理和规章制度来，并不完全陌生。三个月来，经过她和全厂工人群众的努力，电厂的革命和生产，总算初步走上正轨。看到这一切，一位正在离职休养的老战友提心吊胆地对她说：“老梅呀，你这是伸着脖子，往人家手里拽着的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帽子里钻哩！”她笑着回答说：

“你呀，只看到如今戴走资派帽子，方便容易。你难道没看到：把帽子还给那些帽子制造商戴上，不是十分应该吗？”斗争的初步胜利，使她感到喜悦，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周总理的英灵；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倒在劳动现场的亲人赵辉。但是，在胜利中，她也看到一双闪烁着萤光的眼睛在时刻窥探，寻找缝隙，伺机反扑。这几天来，全厂不是又有些风风雨雨了么？什么联系实际批罗，层层都要揪代理人罗，有张大字报甚至说，要揪出“自己走来”的“正在走的走资派”。这是不点名的点名了。现在，通过周小梅的片言只语，她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斗争风暴。她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对着总理慈祥的遗容和自己写下的誓言，深沉地凝思。是的，无私才能无畏。打从她入党宣誓那刻起，她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和人民，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想到这里，她激情满怀，内心在呼喊：“来吧，让风暴来得更快更猛烈些吧！”

梅雪玉的判断，一点也不错。下午的党委会后，林副书记又找他的战友们开了会。他说：不管什么天大的科学实验，明天的批判会照样开。而且要联系厂里斗争实际，攻其



不备，出其不意，就在明天的批判会上，把梅雪玉端出来。先从她搞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的问题开刀，打不倒，也要打个七死八活。林江要他的战友们紧急行动起来。

周小梅参加了这次会，但态度暧昧。会后，林江又找她个别谈了话：明天是关键的一仗，梅雪玉批不倒，我们造反派就掌不了权，不要被梅雪玉那些表面现象所迷惑，那都是儒家骗人的一套。这次，她就是为了搞复辟，才挑着行李，自己走来的。林江恨恨地说：“你没看到：梅、雪、玉，哪样不是白的！全身白透了！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向红色政权示威。这样的人还能不是走资派？”周小梅知道林副书记那个“林贵财改名林江”的故事，不无反感地道：“我的名字也有白的，是什么派？”林江诡谲地笑了：“我们了解你嘛！我们线上的人哪，谁说不红！”其实，周小梅近来“思想不稳”，林江也注意到了。但是，当年的红卫兵，还跟自己所崇拜的那位中央女首长握过手！这是多么响亮的金牌牌！能不抓在手里？经过林江一番工作，周小梅总算接受了明天上台发言的任务。林江要她严守机密，并亲自给她定了题目：“从夜间值班室——看梅雪玉复辟资本主义的看家本领”。

但是，周小梅的批判稿写不下去呀！面对现实，面对这位慈祥而又严峻的女书记，手中的笔，几次提起来又放下去。耳边一个声音在响着：“小梅，你年纪不轻了，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反革命；什么是反潮流的英雄，什么是破坏革命和建设的狗熊，这些，你都该好好思量思量啊！我看，你弄得不好，把爹娘卖了，还得感谢骗子给了你